

林立果一伙是怎样在西郊机场密谋的

4



王文正 口述 沈国凡 采访
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王文正是全国唯一一位从头到尾参加了北京、上海这两场关系到共和国前途与命运大审判的法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官”。

这是一部由他亲自口述的史实，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时的真实历史情况，以及特别法庭内外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以此还原历史情形，让世人了解真相。

[上期回顾]

特别法庭经过审理，终于搞清了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幕后策划情况，其中有些内幕，此前一直未曾公开过……

纪实文学

林彪的“九·八”手令

江腾蛟在“文化大革命”前，由驻沪空军第四军政委提升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在南京机关内部搞宗派活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安插亲信，排斥异己，煽动一些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南京司令员聂凤智打倒，而且要“揪出聂凤智的黑后台”，矛头直指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真是感恩戴德，给林彪写了不少的效忠信。林彪一家也看中了江腾蛟，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他们忠实的鹰犬，并通过吴法宪对其进行包庇重用。

1968年，由于江腾蛟在南京军区反军乱军，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毛泽东指示：“对此人不能重用。”此后，江腾蛟被免去了南京空军的职务。

就在这时候，林彪却对他加以保护，特地在家中接见了江腾蛟，并私下封官许愿。

江腾蛟对于林彪的这种“信任”真是感恩戴德，给林彪写了不少的效忠信。林彪一家也看中了江腾蛟，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他们忠实的鹰犬，并通过吴法宪对其进行包庇重用。

我在参加预审工作时抄下来一封信，是江腾蛟写给林立果的，从这封信就可以看出江腾蛟对于林彪家族的效忠程度。

信是这样写的：

林立果同志：

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情。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我能不以实际行动报答吗？！……

1971年9月8日，江腾蛟根据林立果的指示来到首都西郊机场。林立果带着周宇驰早已

在那里等他了。林立果从身上拿出一张纸条给江腾蛟看。江腾蛟接过来看了一下，只见上面用红色铅笔写着：“盼照林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

江腾蛟看完之后将纸条还给了林立果。这就是林彪实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八”手令。这份绝密的手令是林彪集团实行反革命政变的铁证，后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乘直升机外逃时，随身带走了这份手令。当直升机迫降的时候，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份手令撕碎扔掉了。可是，这份手令最后还是被成功复原，在法庭上向被告作了展示。

江腾蛟看了林彪手令之后，当即表示：“为了正义，为了革命，坚决干。”林立果十分高兴，就安排说：“你到上海做第一线的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当即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人民领袖神机妙算回北京

9月9日上午，同样在西郊机场，同样在那间极不起眼的平房，由李伟信在里面看电话，林立果、王飞、周宇驰、江腾蛟四人在一起研究，主要是继续昨天晚上没有研究完的问题。

在8日晚上，林立果、江腾蛟一伙就如何谋害毛泽东主席的事情进行了仔细的商量，可是未能达成一致性的意见。所以，当天上午又叫江腾蛟和王飞参加，继续进行策划。

林立果讲了三条：

第一条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主席的专用列车。

第二条办法是用一零零高射炮平射，打毛泽东主席的火车。

第三条办法是要王维国趁

毛主席接见他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可是，8日晚上的这三条计划都被否决，大家讨论后觉得都不妥。因为这样的行动，非同小可，必须得万无一失，否则后果难以想象。在9日继续研究时，周宇驰提出是不是采取炸铁路的办法。可是，也有人认为不妥。

王飞提出，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

这时，周宇驰就问江腾蛟：“油库能不能爆炸？”江腾蛟说：“油库能不能爆炸我不清楚，但是油库可以燃烧，因为虹桥曾经发生过一次油库燃烧事件。”周宇驰说：“油库燃烧起来也是很了不起的，趁那个混乱之机动手。”接着，就由江腾蛟画了一张从油库到将来毛泽东主席停专列位置的地图，交给周宇驰。周宇驰看过之后，将图转给了林立果。

9日下午，除林立果、周宇驰、王飞、江腾蛟、于新野之外，又新增加了关光烈，这伙人继续在老地方，研究从关光烈哪个部队里面调火焰喷射器到上海去，以及如何调动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攻打钓鱼台的问题。

接着，这伙人就研究了这次行动的密语：“如果毛主席已到了上海的话，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毛主席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已经好了，出院了。”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话，于新野跟你去，他全都有。”

于新野在一旁，对于所作的决定都认真地作了记录。

林立果说：“如果在上海动手的话，有线电、无线电同时使用，无线电发电报的时候，就发王飞转空军委，以这样的办法，有线电借故有重要事情，把线路占住，不让别人用。”

林立果将关光烈介绍给其他几个人之后，就直截了当地对关光烈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把你那个火焰喷射器调到上海，交给他（指江腾蛟）指挥。第二，你们调一个营到北京来，协助王飞率领空军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林立果指出，林彪的决心已定，并布置说：“就在上海搞，如果‘B-52’住在机场，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

江腾蛟表示同意林立果的意见，但在具体方案上只同意在机场和市里这两个方案。

9月11日晚饭后，在北京西郊机场的翔凤平房，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四个人，又在一起研究行动方案。这次主要是研究鲁珉到前线去指挥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另一套行动方案。

就在林立果一伙梦想着实现他们的阴谋之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林立果听完电话之后得知，“B-52”到上海后立刻改变行程，此刻他的专列已经过了上海。

一件没有写入起诉书的事情

1971年，一个神秘的美国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个人便是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后又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和叶剑英负责接待和进行密谈。中美关系从此打开了大门。

可是，江青后来却诬蔑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的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等。

这件事起因于1973年11月周恩来和基辛格进行的最后一轮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翻译是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会谈结束

后，王、唐二人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对会谈的某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中有错误，同时也没有及时向他报告此事。毛泽东决定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这种做法。

实际上，办事一向谨慎、组织原则一向很强的周恩来事前已向毛泽东主席打过电话，回话说：“主席已经休息。”因此，毛泽东未能及时听到周恩来的汇报。

1973年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提出批评。当时有些同志特别是外交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会上对周恩来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意见。周恩来对这些意见都没有反驳。

可是，江青却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令周恩来，同时也令与会的人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周恩来的行为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样说了江青还不满足，接着便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

据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后来回忆，在会议进行得紧张的时候，他们给周恩来总理送去的饭菜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来了。由此可见当时会场里的紧张气氛和周恩来所承受的压力。

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近一个月。12月，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次开得好，很好”。同时，毛泽东主席也批评江青：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她说总理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江青一伙又趁机借题发挥批“周公”。

但是在审判江青时，这件事却没有写入起诉书，这是为什么？

二伯出面摆平了4辆奥迪的风波

2



生人勿近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车车是一位从部队退役的女兵，正值双十年华，在朋友开的一家酒吧里做驻场歌手，前前后后认识了一帮形形色色的朋友，并且遭遇了一段非常另类的爱情。大家一起疯疯闹闹，一起倒腾汽车和古董，一起经历过一场场不大不小的浩劫，青春和时光作为一种沉重的代价在他们手中挥霍着。唯一让他们不能割舍的，就是他们作为朋友，作为一起挥霍青春的玩伴之间的羁绊。

[上期回顾]

一直在追求红蕾的杜六突然销声匿迹了，就在红蕾困惑的时候，我和她竟被抓到刑警队，原来杜六杀人了……

生活小说

冯胖子的半月湾酒吧出事了，让人给砸了。酒吧门口站着好多人，我帅哥男友欧阳和江蕾也在其中。红蕾说，她也刚来，什么都不知道。就听门口的人说，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冯胖子在酒吧跟送酒的结账，闯进一帮人拉着冯胖子就打，把酒吧砸了个乱七八糟。

我问：“冯胖子人呢？”

酒吧领班说，马克把冯胖子送医院去了。我们三人赶到了医院，看见马克浑身是血地在手术室外面抽烟。

我们问马克冯胖子到底惹什么事了，马克支吾着说因为汽车。原来冯胖子一哥们倒了一批车，冯胖子跟人家说好了要四辆奥迪，人家给他24万一辆，市价50多万。冯胖子没钱，觉得要胡英明，像是有钱的主。马克跟冯胖子一合计，就联系了胡英明。冯胖子忽悠胡英明说：“胡哥，我一哥们手上有四辆奥迪，给我是33万一辆，我想起您了，我也不多赚您的，明说，一辆我就收您34万，您看行吗？”胡英明一口就答应了。

本来是个挺完美的买卖，结果胡英明的七十万一拿到手，冯胖子动了歪念头了，觉得要胡英明三十四万一辆要少了。想着不给也不好，已经答应了，又拿了胡英明的钱，给他两辆算了。现在能提车了，什么都好说了，剩两辆卖给另一个广告公司，三两辆卖给冯胖子。冯胖子小算盘打得挺精明。广告公司把车一看，要么四辆全要，要么一辆都不要。冯胖子就琢磨了，卖给胡英明比卖给广告公司少赚16万，胡英明那黄了吧。就跟马克两人把车卖给了广告公司。拿着钱冯胖子跟他哥们把车款付清了，赚了50多万。胡英明那怎么办？撒谎

呗，冯胖子说：我哥们那批车叫人给收了，真悬乎，还好您这钱我还给他呢，否则您这钱也得打水漂儿。胡英明冷笑着收下了冯胖子还回来的七十万。

冯胖子和马克还没来得及分赃，胡英明电话就打来了。

“冯胖子，我操你姥姥，你拿大爷当猴耍是吧？你把车卖给广告公司了，你他妈的拿我的钱做了你的生意，到了，老子连车轱辘都没看见。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北京城有多大？”

电话挂了，晚上就出了这事。肯定是胡英明干的。

手术室的灯灭了，门一打开，我赶紧把烟扔了。

医生摘了口罩，揉着脑袋说：“没事了，万幸啊！那一刀砍在了后脖子的大动脉上，还好没断，多亏了人胖啊！”

我们嘟松了口气，突然，马克的电话响了，马克看着电话不敢接，我说接吧，躲不过的。

胡英明在电话里问，冯胖子死了没？马克答，没有。胡英明问马克，你想想冯胖子那样吗？马克说，你就说你想怎么着吧？不行我们给你赔钱。胡英明告诉马克，老子有钱，老子不要你的钱，老子就要车。

我们都不说话，到哪儿找四辆奥迪呢？

我决定去找我二伯。二伯的公司具体做什么我真不知道，我也很少去。我把要车的事跟二伯说了，他提个问题，这买车的钱算谁的？我说谁买谁给啊，我们不可能白白给他四辆车。我这儿有那孙子的电话，他叫胡英明。二伯吃惊地问：“胡英明？北京人？”

我点头。

二伯说：“这孙子啊！哈哈，20多年前就北京一顽主，跳舞，50多万。胡英明那怎么办？撒谎

我们打架让人打瘸的。”

二伯晚上给我来电话，叫我带上朋友一起去，谁的事儿谁当面说清楚。

到了包间，里面一共坐了四个人，二伯招呼我们坐下。我介绍马克是胡英明，欧阳是我对象。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让我二伯觉得办这事不是给外人办的。

二伯给我们介绍其他三人，长得不错的年轻人名叫肖越，香港人。一个年纪约摸五十岁的男人，二伯说：“这位是黄总，香港人，在北京开贸易公司。我跟黄总说了，四辆奥迪嘛，没问题。”

“那这车多少钱一辆啊？”我紧张地问。

黄总看着肖越点点头，肖越微笑着报出个数字“25万”。

我心里一颤，难掩激动。本来我们合计的是：30万以下难成，35万左右能接受。25万那就是白捡钱啊！

车总算有着落了。剩下的就是找胡英明了。

欧阳跟马克一合计，夜长梦多，今天晚上就得找他聊聊。马克给胡英明打了电话，约了必须今天见。

夜里12点我们到了胡英明公司楼下。

胡英明公司的办公室里，五个男人在打牌，胡英明就坐在正中。马克直接告诉他车有了，什么时候提车。

胡英明抬头说：“现在不是原来了，你们忽悠了我，这车我可以不要。要也行，20万。”

马克一听20万火了：“胡英明，我操你大爷，20万？”

速度太快了，我们都还没反应过来，跟胡英明一起打牌的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刷地就站了起来，一烟灰缸就砸在了马克头上，马克额头流血了。欧阳拿起一把椅子就挡在了马克面前，嘴里

骂着：“胡英明你他妈的孙子！”

马克骂道：“胡英明，我跟你大爷，你爱要不要，这车爷还不卖了。”

胡英明缓缓站起身，从大班台后绕出来，走到我们面前得意地说：“妈的，你们还狂什么？你们觉得我能就这么算了么？”

欧阳嘴里骂道：“我操你大爷的胡英明，爷跟你玩命了。”一边就直扑向胡英明，两个人滚在地上，就见欧阳抱着胡英明的脑袋一直往地上死磕，办公室全乱套了。

马克抡起椅子砸向围观欧阳的几个男人。他身上掉下一件东西，明晃晃地闪着亮光。刀！没什么好想了，捡起刀我抬手就砍在了那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后背上，那个男人“哎哟”一声回过身，脸上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围观马克和欧阳的几个男人都停下了，转身看我。

马克慢慢站起来，摇晃着去扶欧阳。几个男人都“哇”了一声。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走的，但是以后呢？胡英明能放过我们吗？这事儿到这份儿上了，就必须今天了。

马克拉起胡英明绕到班台后一把将胡英明按在椅子上，胡英明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马克揪着胡英明的头发，“你他妈的，你丫狂，你丫再狂。”说着一拳就打在胡英明的脸上。胡英明“哇”的一张嘴就吐了一桌子。

然后扶着脑袋说：“我操，小兔崽子，爷现在脑震荡了，要去医院。”说完又“哇”的一口吐了。他可能真的脑震荡了，他说：“有什么事情以后说，先送我去医院。”

马克说：“行啊，把车买了。”

欧阳拿出一张纸，写了起来，然后将“合同”给胡英明看。

“四辆车，34万一辆，一把付清。”胡英明晃着脑袋把字签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二伯，跟他说我们在胡英明这儿。

半个小时的工夫二伯和肖越来了，还带着四个人。二伯一看这仗就笑了。

二伯拍着胡英明的肩膀说：“胡英明，你还认识我吗？你怎么这样啊？小时候我收拾你，老了你让我侄女收拾你。”

胡英明摇着头说：“我认了还不行吗？”

二伯看了看合同，“刷”的一声撕了：“写什么合同，直接给钱提车吧。”胡英明点着头：“行，行！”

二伯又说：“40万一辆”，胡英明睁大眼睛咬着牙痛苦地点着头：“行！”

打开保险柜，还是冯胖子还回来的那70万。

看我们傻站着，二伯说：“傻闺女，装钱去啊。”

我们才赶忙往胡英明办公室找了个装西装的袋子开始装钱，装多少合适呢？

我跟欧阳和马克小声嘀咕着，二伯笑着走过来照我后脑勺弹了一下，“傻样，算不清了吧？你们就拿50万，第一次做买卖要比预计赢利大。”

我笑了。二伯让我们先走，说：“剩下的事你们别管了，我跟胡英明是发小，得好好唠唠。”

在我们三人出门前，二伯追到门口对欧阳和马克说：“你们俩小子，别亏了我们家车啊！”

马克和欧阳鞠着躬答：“放心吧您。”

冯胖子出院时我们去接他。“怎么没见红蕾呢？”冯胖子忽然问。

是啊，红蕾呢？至少四天没见了，马克也说不清楚，我猛然一个激灵。打红蕾的电话是关机。我害怕了，这种害怕不可以往。